

2019年10月至今,广东省作家协会已相继召开全省长篇小说创作推进会、全省长篇报告文学创作推进会、全省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

会、全省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全省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背景下,广东文学将迎来又一个收获的秋天——

“文学广东”的新走向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何建明在暨南大学参加首届“庄重文中国非虚构文学奖”期间,接受羊城晚报独家专访——

广东应成为报告文学的高地

□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周欣怡

作家既要有宏观眼光,也要有微观视角

羊城晚报: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涌现了一批报告文学作品,您在上海期间也创作了《第一时间》《上海表情》等作品。您对报告文学关注新冠疫情、书写抗疫前线怎么看?

何建明:报告文学在文学界被冠以“轻骑兵”的称号。遇到国家的大事、快事、难事,诗歌和报告文学这两个体裁反应最快,而反映真人真事的话,报告文学有它独特的优势,肯定是排在第一位。

报告文学也被称为“行走的文学”,这就要求作家一定要去到事发现场。在今天这个社会当中,我觉得“行走”尤为重要,由于信息化、数字化的发展,我们太依赖手机,却忽略了行走的重要性。作家只有抵达现场、深入了解事实,写出的报告文学才能表现出应有的质量和品格。汶川大地震、“非典”,包括这次“新冠疫情”,我都走到了现场。

今年的疫情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很多困难,但某种角度可以说给报告文学作家提供了一次机会。广东作协就做得非常不错,广东的报告文学作家聚焦到了抗疫的多个方面,创作了一批好作品。例如,引人关注的钟南山院士以及广州、深圳这些城市的防护,都值得写。从整个国家层面来说,报告文学对抗疫题材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其中多数是正面反映或客观立实地反映整个抗疫经过,或是表现抗疫卫生战线做法的做法,因此我觉得还不够,比如整个社会的机制管理、普通老百姓的心态,这种宏观、微观的不同方面,都值得报告文学作家去关注和反映。

羊城晚报:您觉得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私人记录算是报告文学吗?对于这种私人化写作,您怎么看?

何建明:这不属于报告文学,只是日记体、口述体、传

记或纪实,属于非虚构一类,但对报告文学创作有值得借鉴的地方。私人化的非虚构写作,它有一种独特的眼光。写作上,如果只有宏观的眼光就不一定准确,可能好多东西看不到,所以需要细腻、聚焦的微观的眼光、私人化的眼光,而私人化的写作,恰恰就有这种独到的、独特的自我感受,这是文学精神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报告文学的独特之处和存在价值

羊城晚报:当下,有人说报告文学的社会批判性弱化,更多的是在唱赞歌。您觉得报告文学应该更多地歌颂,还是更多地批判?

何建明:首先,我认为报告文学不存在批判或歌颂必须二选一的问题。报告文学的特点就是反映当下,好的坏的都得表现。不是说一定要去唱赞歌,或一定要去揭露黑暗。

另外,歌颂美好在我看来实际上也是为了鞭挞丑恶,我们树立一个先进的典型,实际上是为了影响和教育那些落后的人,歌颂中带有批判。批判也是这样,批判坏人,也是在勉励和激励那些好人。批判和歌颂是异曲同工的,报告文学并不是说一定要写赞歌或是揭露,作为独立的作家,我认为他有权利选择。在当下中国,包括全世界任何一个写作者,都要看主流。反映我们的社会主流,是我们的使命之一。

第二,我们发现了问题,甚至看到了黑暗、丑恶的方面,我们同样要无情地记录,这就是报告文学作家的品质,也是报告文学最初的起源,报告文学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风云变化,有好有坏,都要去写,这些都是为了一个目标:推动社会发展,让每个人都对社会有正确认识,这就是报告文学的作用。

羊城晚报:在新媒体时代,新闻信息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传统文学形态,逐渐被边缘化,您觉得报告文学应该

怎样去应对新媒体时代的挑战?

何建明:首先,我不觉得文学被边缘了,报告文学足够有实力,足够有自信。例如我写的《浦东史诗》就是新媒体替代不了的。因为报告文学有它的独特性、影响力,只要写得好,它依然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其次,这不能表述成边缘化,而是这个时代出现了某些形态或传播方式上的变化,这种变化更要求我们报告文学作家要与时俱进,变得更强大。

新闻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的发展对我们的影响很大,给我们快速地提供信息和素材,作家要去适应这种形态。而媒体也可以从报告文学里获得新鲜的东西,明白除了新闻稿以外,还能以另外一种方式书写同样的现实。

羊城晚报:如何让现代人对报告文学感兴趣,或者说如何让报告文学吸引更多的当下读者?

何建明:我觉得还是要继续发扬报告文学的快捷性、新闻性的文体特长,也要加强它的文学性,这两点一直是报告文学的特征,偏废一方都不行。

从速度上看,报告文学确实比不过新闻媒体,但如果报告文学太慢了,陈年旧事、残羹冷炙再拿出来嚼味,就没意思了。文学性是需要报告文学作家特别注意的,现在个别作家盲目追求速度、效率,粗制滥造,写出的只是“报告”,失去了“文学”,那么这种报告文学作品就一定是劣质的,甚至都不能被称为报告文学。报告文学就应该在新闻性、文学性这二者之间找到平衡,展现其独特之处和存在的价值。

对广东作家的期待和建议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广东报告文学在全国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

何建明:广东报告文学在改革开放初期做得很不错,但我认为在中期的一二十年有所衰落,最近五六

年又开始成长了起来,尤其近几年来广东的报告文学作家迅速崛起,这一点我觉得很欣慰。广东的发展迫使我们的报告文学一定要跟着时代的步伐走,否则我们对不起这块土地。

广东省委宣传部领导、作协的领导都非常重视报告文学的发展,下了很大力气邀请名家讲课、开作品讨论会、办学习班,这些都是加强文学队伍建设和抓好作品的重要环节。

我认为再过三五年时间,广东绝对可以出大作品、好作品,广东完全可以成为我们中国报告文学省市级的高地。现在已经呈现出这样的态势,人才的高度已经显现,接下来就看作品了。

羊城晚报:这种趋势是不是还因为广东地区有着独特的资源和有利条件?

何建明: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社会的发展是我们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一种模式、一种形态。广东走在前面,广东的写作资源肯定比其他地方多得多,所以它算是一种方向性的引领。

羊城晚报:您对广东报告文学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期待和建议?

何建明:我希望广东报告文学作品和作家能继续朝气蓬勃地走下去,同时更加努力,不要急于求成,抓好作品,抓独特的作品,抓我们广东特色的作品,抓具有广东前沿(特色)的作品,这是我们报告文学的重点。我相信包括广东报告文学在这方面下功夫,会取得很大的成果。

羊城晚报:广东报告文学作家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努力?

何建明:一是在文学性上要加强,二是生活方式需改善。不能简单地去采风就完成任务,调研还得要扎根,不仅在现场扎根,还要在心里扎根,要有对时代的整体性看法和文体的把握。广东作家还处在一个上升阶段,空间还很大,要带着感情信念去写作。



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张培忠谈“文学粤军”新势力



25位文学名家一对二指导广东青年作家

□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8月28日,广东省作家协会又召开全省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广东省各地以及港澳100多名青年作家济济一堂,畅谈青春与文学。会后,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张培忠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青年作家群迅速崛起

“在积极的创作和不懈的探索中,逐步形成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优秀文学品格的广东青年作家群体。”广东作协党组书记张培忠表示,当前广东文学界催生了“青年作家群”“青年诗人群”“移民作家群”“广东网络文学作家群”等在全国文学界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创作群体。

“广东80后90后新锐作家群”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迅速成长和整体崛起,引起全国文坛的广泛关注,为广东文学繁荣发展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张培忠介绍,广东作协会员中“70后”“80后”“90后”作家约占24%,广东网络作家协会会员有三分之二以上为“70后”“80后”作家。广东“70后”“80后”和“90后”的青年作家总体规模、作品质量均位居全国前列。

“创作成绩备受省内外文学界的瞩目和肯定,在全国文学创作生力军你追我赶的宏大格局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我们积极推荐优秀青年作家作品参与角逐各类文学奖。”张培忠告诉记者,广东青年诗人冯娜参评并荣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一批青年作家作品分别获得茅盾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奖项。

“我们欣喜地看到,近年来,全省广大青年作家接过时代的接力棒,勇于探索创新,富有生机活力,为文学创作带来了一股清新之气。”张培忠指出,广东青年作家近年来的创作展现了新时代“文学新人”新风貌,也探索出新世纪“文学广东”新走向,在文学创作上体现出鲜明的岭南特色、岭南风格、岭南气派,展现了“文学广东”新世纪走向的多样性、丰富性。

当下广东青年作家创作上也存在一些不足,“缺乏反映改革开放伟大成就、充分展示广东精神、具有鲜明岭南特色的精品力作。”张培忠指出,个别青年作家缺乏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and 历史使命感,面对“大时代”熟视无睹,沉湎于个人的“小确幸”“小悲欢”;少数青年作家存在“本领恐慌”、“能力危机”,生活积累、思想积累、情感积累不足。

打造现实题材精品力作

从2016年起广东作协推行“文学导师制度”,聘请全国著名作家、评论家、主编、社长、学者以“一对二”方式,与广东文学院50名签约作家实行结对指导,在名师的言传身教下,加快青年作家创作上的成长成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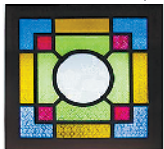
据张培忠介绍,此次广东作协从全省遴选100名有潜力的“80后”“90后”青年作家、网络文学创作骨干进行重点培养,形成百人方阵,打造“文学粤军”青年方阵,其中50名青年作家,分为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儿童文学、文学评论、网络文学七大类,分别邀请25名全国著名作家、评论家或

名刊名编作为导师,以一对二的方式进行结对指导。

当天会上举行了青年作家名家导师制导师聘任仪式和广东省青年作家创作资金扶持签约仪式。吉狄马加、阎晶明、吴义勤、邱华栋、陈建功、高洪波、何建明等25位文学名家将对50位广东青年作家进行创作指导。

同时,加强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作家的交流。广东作协将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联盟,每年由粤港澳三地文学组织负责策划、承办各类文学活动。“邀请各领域专家学者授课,定期培训各类文学人才,加强青年作家的知识更新和业务指导。创造机会培养青年文学新锐,打造大湾区青年作家群体。”张培忠表示,广东作协将定期组织“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作家笔会”,以实地采风、文学对话、文学志愿者活动等形式,推动青年作家交往交流、交心交融。

“最重要的是打造精品力作,尤其是现实主义题材的精品力作。”张培忠表示,对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波澜壮阔的历史广东青年作家呈现得比较少,写现实题材的作品是正面强攻,虽然难但是必须全力推进。“具体来说,要组织‘讲好广东故事’系列重大创作和‘讲好湾区故事’专题创作,记录大时代、大题材、大事件,大力扶持广东重大现实题材和红色题材文学创作,尤其要浓墨重彩组织创作反映波澜壮阔的广东改革开放历程的现实题材长篇小说。”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主编、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贺仲明:

批评家要关注文学现场

□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近日,《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在广州创刊,羊城晚报记者就广东文学批评话题独家访谈主编贺仲明。

羊城晚报:《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第一期是否已经完成?可以分享一下主要内容吗?

贺仲明:刊物马上就印出来,已经编辑完成。设置了一些固定的栏目:文学前沿,思想圆桌,粤港澳大湾区研究,网络文学研究和非虚

构文学,新时代文学研究,作家作品评论,包括海外华文学研究。

羊城晚报:在编辑审稿过程中您有哪些标准?

贺仲明:作为主编,一个是领导刊物的编辑团队,完成刊物的编辑出版发行的所有工作,具体来说,最主要的工作是在稿件的选择和编辑方面,按我的标准,文学评论文章质量第一,要有思想含量,要有创新,较好的表达,这些都是最根本的要求。

羊城晚报:办刊方向和主要

目标?

贺仲明:我们会继续关注网络文学,体现粤港澳大湾区的特色,粤港澳大湾区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岭南文化,第二个就是现代城市群,高科技比较发达,栏目的设置和办刊适当要凸显特点,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前沿的问题,人工智能,网络文学,科技与人文,科技发展带来人文的观念的变化,等等。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但是视野点要更广阔更有高度,还要有一定

的篇幅来关注支持粤港澳地区的文学文化,适当地侧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

羊城晚报:您怎么评价当下广东文学批评现状?广东文学批评在全国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贺仲明:广东文学在全国文学发展中,作出了很多贡献,但有影响力的作品不多,文学地位不如经济地位。就文学批评而言,广东有不少优秀的批评家,但是没有形成团队的效应,也没有达到在国内批评界有影响力的高度。

文学批评要有自己独立的声音,近些年虽然有“粤派批评”的说法,但这只是一个整体的概念,还应该有更高的期待,广东的文学批评界与创作关系不是特别密切。

羊城晚报:广东新生代批评家在当下呈现怎样的面貌?

贺仲明:文学发展还是要靠年轻人,包括“70后”“80后”“90后”,广东青年批评家还是比较活跃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态势。但从个人来说,一定不能太浮躁,要真正写出有分量、有价值的批评文章、著作,从整体来说,形成自己独特的声音。不要简单地人云亦云,失去了创造性。注重文本细读,不要太空泛太浮躁的批评,要落到实处。作为一个优秀的批评家,要有理论的高度,有对文学的

独立素养。从整体上说,文学批评,尤其是青年批评家,还是要关注文学现场、文学现状。

羊城晚报:也有人认为当前的文学批评存在失语现象。

贺仲明:现在不同于上个世纪80年代,批评的现状跟整体的社会氛围相关。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文化氛围比较浓厚,当下经济主导,消费文化对思想的多元构成了一定的限制和压制。当前不仅仅是广东,乃至全国文学批评界,都有缺乏阐释文学能力的问题;面对文学现实,缺乏概括能力,缺乏有针对性的批评,此外学术评价体制也是一个原因,批评学院化的弊端一直存在,学术体制限制了创造力,学院化批评四平八稳限制了创造性,批评家百分之九十都在高校,缺乏灵活性。

羊城晚报:据您观察,广东文学批评界是否有引领潮头的领军人物?

贺仲明: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最好的态势不是一定要有领军人物,更多的应该是构成一种齐头并进;不一定有谁带头,多个高峰齐头并进良性竞争,能够更好地促进文学创作。

阶段性还是有的,批评和创作一样,广东在不同时期起到不同的影响。当前的文学批评界也一样,但文学批评是个人化的行为,可以说有相互的协作呼应,有一些概念从文学批评来说,当时影响很大但是后来没什么价值,也有一些当时影响不大但是后来很有价值,文学不是一个“新闻效应”,应该是一种长期的体现。



香港作家系列16

结局不是我能够控制的

邵栋:《小妖的网》和《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常常被读者拿来作对比,但是在学界看来,后者除了在题材之外,基本上是通俗恋爱小说的类型。而《小妖的网》却可能是严肃文学与网络媒体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就比方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里面男女主角的网恋最终都指向了线下的传统爱情,而网恋本身在《小妖的网》中,就成为了描摹人类孤独的方式,从这一点来看,《小妖的网》对于网络的理解,要更深

刻。不过和一般套了甜头一条道写到黑的小说家不同,事实上您后来并没有再尝试网络小说,现在还会有这种新尝试吗?

周洁茹:可是我写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意图,如果被归入网络小说什么的,我觉得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以前写什么,以后写什么,都不会被任何归类和评论影响。像我1997年发表的小说《看我,在我,还在看我》,一个向电子游戏《沙丘》致敬的作品,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却被“学界”找到,“成为‘同人小说’起点推断的实证”。可是这一切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说起来确实不可思

议,我开始写一个小说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会写出一个什么,有时小说的发展和结局都不是我自己能够控制的。我尝试一切不同的写作方法,但永远不改变内核,也就是说,我永远坚持这一点:我要写什么,以及我不要写什么。

喜欢简洁,一切简洁

邵栋:我感觉您小说的核心是人物性格,故事的推动常常由一些精致有趣的对话来进行。人物有名字,但背景是淡的,对话非常口语化,语言生动跳脱,常常让

我想到和您面对面说话的感觉,很多人都盛赞您的语言。

周洁茹:我喜欢简洁,一切简洁。刚才还跟一个朋友抱怨,为什么大家都是写小说的,别人写了三万字还能又吃又喝的,我写到三千字的时候就虚脱了,不用热水冲一下自己都撑不下去。我的朋友讲那是因为你总在自己的小说里两人对话还对战,能不累吗?我说我也可以不累,只写情节。我的朋友说那你你会甘心吗?好吧,我的风格也许就是我的一个空房间,一张单人床,拖鞋也不需要,一次性的不是一次性的都不需要,我就

坐在单人床上好了,电脑放在大腿上,太足够了。如果东西太多我就会喘不过气来,我也曾经说过我做梦都梦到我被东西们挤死了。这也是我的终极理想:一个空房间,一个人待着。

邵栋:您的新作《小故事》里尤其让读者注意的是《油麻地》,这一篇与之前的《佐敦》一样,是您写作风格的新面向,有着一种很成熟的现实主义特色,让许多过去只看到您现代派一面的研究者惊掉了下巴。我觉得这或许证明了您写作的宽广度,有时候是“非不能也,乃不为也”,而小说中

的那种悲悯态度特别真实动人,可以说说这种尝试的感觉吗?

周洁茹:“惊掉了下巴”,不是研究者会使用的句子,那是小说家句子,但我不会用,我很少使用那些很过分的句子。我也很少写《油麻地》或者《佐敦》那样的小说,对我来说太容易了,我也知道会是研究者喜欢的类别,我偏不写。最真切的悲悯应该在最深处,一切表现出来的态度都不是真的。太容易有时候也是一种妥协和迎合,我还没有到达与一切妥协的年纪。我就是这么想的。青春就是用来挥霍的,才华也是。